

# 那本来是件小事

那本来真是件小事。  
那时我在上大学，我们学校很大，每个人都得有辆自行车，我也不例外。学校里修车的是个女师傅，四十来岁，一对笑眼显得很和气。那天上午，我发现车带扎了，送到了她那里，她让我两个小时后来取。

我打算骑车去校外听课的，不过我也不想为难她，想想西门也不算远，我决定跑过去把车拿回来。

马路上到西门了，我忽然看见了在路上巡逻的保安队长，步子迈得很悠闲，一点不像刚出了事情的样子，而且，他也并没有骑着我的自行车啊！

“我的车呢？”我抹了把汗，天热得不行。

保安队长一脸懵懂地看着我，然后左右看了看，觉得我应该是在对他说话，但看他的样子，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：“什么车？”

## 亲情

大智最近心情很糟糕，刚刚下岗的他，四处碰壁，一肚子的憋屈，不知该与谁倾诉。

父亲打电话来，说要开家庭会议，商量事情。

毫无头绪的大智，头又开始痛了。开家庭会议，肯定是讨论照顾母亲的事。母亲瘫痪好几年了，最近又开始认不得人，脾气还挺暴躁，动不动就摔东西，要伺候她吃喝拉撒睡，是一项大工程。

两个姐姐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回家来了。一进门，刚坐下，大姐便开始炫耀她儿子买的项链，金光闪闪的，看着得有些分量。二姐又在故弄玄虚地说二姐夫怎样怎样忙碌，整天地不着家，看来这是又要升官的节骨。

大智觉得心里堵得慌。

人齐了，父亲便开口说：“叫大家来开会，是要商量一下关于怎样照顾你们母亲的事。看看能不能找个妥当的方案，父亲老了，没力气了，怕照顾不好母亲，你们姐弟仨尽快拿个主意。”

三姐弟面面相觑，各自揣度着，没人主动开口。空气在一瞬间凝固。

父亲有气无力，声音里有些哽咽：“你们以后可千万不要嫌弃母亲，想当年，她辛辛苦苦带大你们仨，还得上班赚钱、照顾你奶奶，一辈子不容易，你们得对她好点！”

大姐二姐直接把责任推给大智，一个说要去带孙子，一个说自己还得上班照顾家里。

大智莫名其妙地发作了，你们个个都忙，我更忙，我还得养家糊口呢！那好，把咱老父亲累垮拖垮算了，反正这个家对你们来说算什么！

大姐气得拍桌子，大智你个没良心的，当初为了帮忙带你，我背着你去提水洗衣服做饭，我初中读完就去打工赚钱，我容易吗？

二姐一脸的委屈，我小时候也是整天帮忙家里的，就大智，当时最小，妈总护着，啥都不让做。现在该是你表现的时候了！

三姐弟吵得不可开交。

父亲老陈看在眼里，心酸不已。

父亲今年七十岁了，母亲已经瘫痪卧床好几年，吃喝拉撒睡，照顾起居，洗衣做饭，还要像哄孩子那样，快两百斤的母亲不知人间冷暖，让人心力交瘁。父亲这些日子感觉自己力不从心，才想到召开家庭会议，本意是想让大智媳妇专门辞职在家照料，老陈贴补全部工资，俩姐姐再一人补贴千把块钱，也算是帮衬下了岗的大智渡过难关。

大智一口回绝了。他心里一肚子意见，父母是大家的，凭什么要我老婆辞职，就是因为经济环境不好吗？你们太欺负人了！我们平时照顾得怎样没问过，出点钱的人倒整天指手画脚的。何况我也没时间问，我正准备去银行贷款十几万，买一辆货车，当司机，给人载货，生活所迫，不是不要父母，你俩也是爸妈的孩子，你们看着办，不然雇个保姆，多少钱我出三分之一，我人穷志不短，该我出的，一分钱都

我也有点糊涂了，只得说：“修车师傅说，你把我的车骑走了。”

在搞清楚我并没有精神疾病、也并没有恶意之后，他显得有些激动：“那婆娘怎么乱说话？我今天根本没有去她那一带，走，我问问她去。”

看来我听课就要迟到了，不过还是先搞清楚我的车的下落要紧，何况，我的学校在郊区，去上课的那个礼堂没有直达的公交车，那是在二十年前，我一个穷学生，也根本没想过“打车”这种事，我于是叹了口气，和保安队长一起向修车铺走去。

女师傅的样子，应该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俩会肩并肩地出现，她放下手里正在补着的车胎，站起身来，两只手不停地在围裙上擦来擦去，她怯生生地望着保安队长，说话有点结巴：“那什么，队，队长，一场误会……”然后她抹了把汗，转向我，挤出一脸笑容：“同学，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你的车马上就回来了。”

“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”保安队长毫不客气。

“哎呀，哎呀呀，一件小事……”

不会少。

俩姐姐也委屈，弟弟家经济不好，弟媳妇在小企业上班工资微薄，不如在家照顾老人。做女儿的，自己有家有工作，不能总过来理娘家的事，出钱也算是贡献吧。反正弟弟现在住在父母家，照顾起来也方便，不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？

大智的牛脾气一下就上来了，我是住着父母的房子，我是穷，穷就该低声下气，就该任人宰割？你们就这么看扁我，觉得我一辈子窝囊么？！

家庭会议，不欢而散。大智一赌气，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搬出去，在外面租房子住。

父亲老陈担子更重了，看着病榻上一无所知懵懵懂懂的妻子，清然泪下。

大智虽人不在家里，心里其实还是记挂着父母，只是他嘴笨不会说。

那一天，大智在建筑工地打临工，搬运水泥砖头，忙到蓬头垢面，气喘吁吁。说来也怪，一整天的，大智总觉得心神不宁，做事常会有点走神，一不注意，被砖头砸到脚指头，流血了，痛得大智直皱眉头。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陌生号码。没接，手机就一直响，大智调至静音，继续开工干活。

回到出租屋，见老婆一脸焦急，惶惶不安的样子，大智的脑壳突然轰的一声，额头冷汗冒了出来，家里肯定出事了。

父亲被车撞了，生死不明。

大智急匆匆赶到医院，刚好看见主治医生摇着头，用白布缓缓遮上父亲的脸。大智脸色煞白，浑身发软，他知道，天塌了。

那一天没有任何预兆，父亲老陈开摩托车出去后，再没回来。本来父亲开摩托车要去城北菜市场买菜，却毫无征兆地开到了高速路口，等发现走岔了时，急急忙忙想掉头，结果车速过快，迎面正开来一辆大货车，刹车不及，迎头撞上，现场惨烈令人不忍直视。

大智带着老婆孩子搬回了家里，两个姐姐也回来帮忙，悲戚戚的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料理丧事，伺候母亲。只是，一家子往日的时光已不复存在。看着不知冷暖的植物人母亲，大家想起这些年父亲的辛劳，心中愧疚不安。

父亲原来单位的人事处长过来吊唁，告诉大智，说老陈有一次专门来咨询退休人员过世后能得到多少补助金、抚恤金，“听说有十几万，是不是真的？”我们还奇怪说他怎么想问起这些，没想到没几天就出了意外。

大智听了脸色发青，心里像被锥子刺穿了，钻心地疼。

从火葬场回来，大智紧紧地抱着骨灰盒，站在父亲的卧室里发呆。他恍惚间听见外面的母亲在叫唤着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母亲居然唤着父亲的名字，一句，两句。

大智走到客厅，看见坐着轮椅的母亲，居然自己挪到门口，扯着父亲经常出门买菜时用的菜篮子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老头子，起床买菜了。”

大智瞬间泪如雨下。

“我等不了，我就要迟到了！”我有些生气，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刚才的一阵小跑也让我渴得厉害，“怎么修个车还把我的车修没了？”

女师傅咽了口唾沫，抻着脖子左右张望了一下，可这个夏天的中午，放眼望去，路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。“同学，要不这样，”她左手撩起围裙，右手在裤兜里摸索了一下，拿出了一叠零钱，她从中抽出了一张五元的纸币，陪着笑脸递给我：“你用这个钱坐车去，好不好？”

我瞪了她一眼，没接。

她叹了口气，又转向保安队长：“队长，是范部长，范部长说去给孩子订酸奶，借了这个同学的车，说马上就回来的……您看，真是件小事，没想到这个同学真碰上您了……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保安队长沉思了一下，对我说：“一件小事，你稍等一下吧。”

我还没说话，“叮铃铃”一阵车铃声传来，不用看就知道是我的车回来了，我扭头一看，从车上跨下来的，是学校武装部的范部长，只见范部长利落地理好车，目光掠过我们的肩膀，右手向头边一扬，做出了一个类似敬礼



秋荷摇曳

□汤青/摄

她坐在老式藤椅里，身旁的旧茶几上摆着煮花生、炒瓜籽、蜂蜜茶、凉白开、地瓜干、柚子等食物，竖着的硬纸板上有几行毛笔字：一杯凉白开/合影一次；一杯蜂蜜茶/陪聊一小时；一捧花生/陪聊半小时；一包炒瓜籽/陪聊一小时；一把地瓜干/陪聊半小时、一只柚子/陪聊一小时。

老人如此另类的交易勾起我的好奇。

您今年高寿？住在这栋老房子里吗？

98了，我19岁嫁过来，就没有离开这儿。

老人精神矍铄，耳聪目明，见我来访，咧开缺牙的嘴，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这些东西都是您家自产自销的？我自己花钱买的。儿子他们多年没种地，早搬到城里住了。

您怎么没有去城里享福呀？

城里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，整天困在房间自己跟自己唠叨。

您哪来的钱呀？买东西送给别人吃，岂不是做赔本生意？

谜一样的老人，谜一样的思想和行动深深地吸引着我。

我多年的养老金花不完。人家陪我说话，耗费了时间和精力，付给他们工钱，两不相欠。我虽年长，也不能占人家便宜。

她说话时手在空中比划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

您需要什么，桌上的东西随便挑。她拍拍椅子，示意我坐下。

我乐意陪您聊天，想说什么尽管说。我卸下行囊放在脚边，与她相对而坐。

我得尊重客人，你选吧。她屈指桌上的食物，瞧着我，憨憨地笑。

那从这些服务项目说起吧。喝一杯凉白开合影一次，为啥喜欢与萍水相逢的过路人合影？

发朋友圈啊，这样会有更多的人来这里陪我说话。

我不明白，您怎会有“牛大胆”的绰号？

瞧她那身材瘦小、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我满腹狐疑。

她扯扯衣襟，打开话匣。我姓牛，胆大是年轻时打游击逼出来的。在某次战斗中，一位战友中弹牺牲，肠子都露出来了。我们不忍他做孤魂野鬼，三个人轮流背着尸体跑了十多公里山路。我以前替很多死人穿过寿衣。想到帮逝者梳洗打扮，让他们干净体面登上极乐世界，是为子孙后代积福，就不害怕了。

谈及陈年往事，她挺直腰板，两眼放光。

您那“老妖精”的外号又怎么来的？

我爱穿大红大紫的衣服，爱唱

的手势，喊了一声：“左校长！”

顺着他的目光，我们才发现旁边的树荫下，站着我们的校长。女师傅看来吓了一跳，她一下子捂住了嘴，像蚊子一样嘀咕道：“他是校长啊！”——原来她手里修的这辆车，正是左校长的。

“你自己的车呢，学校不是给每个老师都发了一辆自行车吗？”左校长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范部长脸上露出了讪讪的神色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范部长把学校发的自行车给了媳妇骑，他有点什么事，就从女师傅这里随便借上一辆，用完再给还回来，反正学生多、车多，她这里总有几辆修好的车的，她当然也不会说啥——要不是他这位老乡，她也拿不到学校里这一个修车铺的名额。据说范部长那几天很是沮丧，连带着后勤部的部长也吃了瓜捞，左校长在教师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他们，还说从每一件小事上我们的老师都要能担得起这个“师”字。

唉，这小事儿闹的。不过，到今天已经做了十年教师的我还是时不时会想起它。



秋荷摇曳

□汤青/摄

山歌，每天头发要抹高山茶油，脸上涂雪花膏，每晚跟着小媳妇大姑娘跳广场舞，他们就喊我“老妖精”。真是少见多怪，城里的老太婆都这样过日子。

提起好事者的闲言碎语，她一脸鄙视。

有人说您脑子有毛病，胸前总是挂着军功章到处显摆，为什么？我指着她的衣襟。

我男人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，把他的军功章挂在胸口，是提醒自己要珍惜当下，好好活着。我也想借这事告诉乡邻，懂得感恩，日子才有奔头。

她用袖口擦拭锃亮的军功章，动作轻柔细腻。那爱意浓浓的眼神，柔情似水的动作，仿佛在抚摸婴儿稚嫩的脸庞。

袋里的啥东西抱得那么紧，怕人抢走了？我凑上前窥视，佯装伸手抚摸。

别动，小心弄坏了。她赶紧用手挡住。也许怕受潮，布袋里面还有一层塑料袋，包裹着一叠黑白老照片，由于年代久远，上面的字迹和图像有些模糊。

这是我家生产队干部时带领群众大炼钢铁，这是修水利，这是平整土地，这是抢救麦子……

每个热火朝天的场景，都有她冲在队伍前面的身影。

您真厉害，女汉子！我朝她竖起大拇指，由衷地赞叹。

那时候年轻，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。

回望当年风采，她甩甩花白的齐耳短发，一脸自豪。

那个年代很少人有相机，这些照片从哪儿弄到的？

一个摄影记者采访我后，帮忙找到的，难为他有心了。

如果您进屋歇歇吧。

你这就要走了？她看我把行囊背在肩上，眼神瞬间黯淡无光。

时候不早了，我还要赶回城，山里的路不好走。

这个送给你，天气炎热，可润燥解乏。

她把一瓶蜂蜜往我怀里塞。

这……那我再陪您聊聊？我一时无所措。

## 算法时代

□李红红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□黄超鹏

早上，手机里设定好的程序把陆晓唤醒。他拎着包急急匆匆出门，走到小区楼下，掏出手机一瞧，“线路大塞车预警，按现在的速度，自己开车回公司一定得迟到。”他念叨着，马上改变主意，朝家附近地铁站飞奔而去，按手机算法给出的预测，坐地铁上班一定不会迟到。

随着人流挤进地铁，刚驶过两站，突然地铁停了下来，事故的原因很快发布到众人的手机上。原来有位醉汉闯进地铁站闹事，竟打破隔离门，跳进了轨道里，差点酿成意外，地铁被阻隔了十几分钟。

陆晓懊恼不已，怪这十年一遇的怪事让自己赶上。地铁公司的电脑再精密，仍无法精确计算出人的变化，人是最难预测与把控的变量。

如今的时代，是算法的时代，全世界的系统都在一家名叫“算法公司”的垄断大企业手中管理着，无论何种系统何种模式，“算法公司”都可以提供最先进最一流的算法辅助，来帮忙各行业各公司进行日常管理和业务运转。外送员需要通过算法计算出送货的最短距离和时间，商家会通过算法得知顾客们网购的喜好与频率，顾客们则通过算法可比较货物的性价比与优劣等等，似乎当下所有人的生活与工作都离不开算法。

陆晓恰好正是“算法公司”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。等他从地铁站出来，气喘吁吁地跑回公司，一看手机，还是迟到了几分钟。经理似笑非笑地将他请进了办公室，客气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你迟到了，据公司的算法要求，效率表现不佳或工作失误的员工将会受到降级处理，明天你不用来上班啦，在家办公即可。”

陆晓瞬间垂头丧气，如丧考妣。要知道，在家办公意味着低人一级，先进的时代里，居家办公的人都是基层人员，只有管理人员才有资格回公司办公。也就是说，第二天起，陆晓就得跟公司里大多数基层程序员一样，待在家中，对着冷冰冰的电脑，不停地检测从世界各地发来的代码，检验各种各样的算法里是否有漏洞，并尝试去补救改正漏洞。对于这类人，公司有一个专门的名称——“码农”，另一层意思就是没有感情的代码手写。

他好不容易经过努力，才走过了“码农”阶段。于是，陆晓向经理苦苦哀求，请求再给一次机会。

“只是迟到了一点，就受到这样的待遇，太不公平了！”陆晓见软的不好，只好要起无赖来。

“算法是最公平的。不可能出错，系统算出了今年的人员配置，

静静的秋夜，淡淡的月光，一切都显得安详惬意极了。

他老早就睡着了，可她一点睡意也没有。他的心里很矛盾，很杂乱，总感觉自己的脑海里有两个人影在打架。

他和她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。高中毕业回家的路上，他把她拦在村口的那棵枫香树下，怯怯地说了句：“我喜欢你！”听了这话，她心里“扑腾”一颤，随即羞湿地一溜烟跑回了家。

爱情一旦来了，是什么也阻挡不住的。尽管双方的父母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他俩的事，但他和她还是冲破重重阻力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

结婚一年后，他们有了爱情结晶。小两口恩恩爱爱，小日子幸福甜蜜，真是羡慕旁人。

岂料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，造成了他脊椎粉碎性骨折。虽经多方医治，保住了命，但他腰部以下全部失去了知觉。他瘫痪了，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。

天塌了下来，可生活还得继续。

尽管她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，拼死拼活地劳作，可生活还是难以维系——他每天数额不菲的医药费加上其他生活开支压得她喘不过气。她一天比一天憔悴。

这一切，他都在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

一天晚上，他把正在忙家务的她叫到身边，对她说，跟你商量个事。

可当她走到他的床边，他却欲言又止。

“什么事？你说呀！”她隐约预感到了一点什么。

“你……你再……找个人家，嫁了算了。”他终于鼓起勇气，说出了憋在心里已久的话。说完，便酸酸地把脸扭到一边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……你再胡说，我就……”他恼怒地冲他大嚷。

“你别生气，你看看我现在都成了废人，什么也不能做了，还要你整天照顾我。这样下去，会把你和孩子全耽误了。听我的话，

没有炒掉你已经是加入适当的人性变量考虑了！”经理冷冰冰地回应他。

陆晓继续纠缠，经理一怒之下，唤来了机器保安，将他押出了办公大楼。当然，他的职业生涯也走到尽头，被公司炒鱿鱼了。

陆晓无奈地回到家中，躺在床上唉声叹气。门铃响了起来，他起来打开门，见到一个有银行职员标识的机器人站在门口。

机器人解释道：“陆先生，根据联网系统查询得知，你刚被公司解雇，加入此变量到算法后，结合在我行的存款总量，我们预测下个月开始，你将无法如期交付车贷，所以我们只好扣押你的汽车，以防坏账，请你原谅！”

“天啊！”陆晓想抱怨，机器人头也不回地走掉。

没等他关门，公寓管理员又出现在身后，对他尴尬地表示：“陆先生，根据联网系统预警提示，你刚被银行列入潜在风险客户，所以你的租户等级也被算法相对应下调，不好意思，下个月开始，你的房租将会升高一级，特此通知你。”

陆晓气得甩门而出，边走边骂：“算法，算法，你都被算法算计了！”他觉得算法就是对世界一个诅咒。散了一会步，漫无目的，他想到，反正不用上班了，如此悠闲，不如去探视下许久未见孩子。

没等他靠近幼儿园的栏杆，朝孩子挥手，幼儿园的保安们就拦住了他。紧接着，他的前妻闻讯赶来。前妻见到陆晓，同样是冷冰冰的语气，说道：“你以后没机会见儿子了，我已向法院申请了禁止令。我的律师收到你失业的消息，还有你在银行的信用评级、社会印象分下跌，多种变量加在一起，依据算法的建议，和无法提供赡养费的提示，法官很快就会批下禁止令。”

一想到要与可爱的儿子分离，他感到一阵眩晕。保安站在门前，他无法做出任何举动，只能在心里咒骂该死的算法，当初就是因为算法的预测，才让他圆满的家庭破裂，妻离子散。

天色渐渐暗下去，陆晓像头野兽一样奔跑在街道上，朝着市中心的地标建筑跑去。该建筑正是“算法公司”的电脑中枢所在位置。

“只要破坏掉电脑，一切算法都会完蛋！”陆晓心想。当他快接近目标的时候，突然从路口开出一辆失控的无人汽车，一下将陆晓撞飞。

监控着这一幕的机器大脑没有一丝波动，它清楚，意外只是算法计算好的结果，为的就是清除陆晓这个“病毒漏洞”。

咱们离了婚，你再走一步，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……”他抬眼看着她。

迎视着他真挚而坚毅的目光，她感情的闸门一下子被冲开了。她把手里的家什一扔，像个孩子似的趴在他身上呜呜地哭了起来……

“离了，你再找个比我好的。这样，对咱一家人都好。假若哪天我想孩子了，打个电话，你就带孩子来看我……”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，安慰她。

她百感交集。她的脑海里不自觉地浮出他俩结婚典礼上手牵手的情景：“当你的手牵定他的手，从这一刻起，无论贫穷或富贵，健康或疾病，你都将忠于他，支持他，帮助他，安慰他，陪伴他，一生一世，直到永远，你愿意吗？”婚礼仪仗的声音穿越时空，再次回响在她的耳畔。“我愿意！”她在脱口而出的同时，和他紧紧拥在了一起……

终于，某一天，在他的一再要求下，她和他离婚了。不过，她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，没有离开他。她依然一如既往地照料着他。

不久，在他人的撮合之下，邻村的一个男人走进她的生活。这个男人给她唯一的“彩礼”是一份结婚协议书。

中秋之夜，洞房花烛。邻村的一个农家院里，红灯笼高挂，欢声笑语。

“没咱吃的也不能没孩子的，再累也得把大哥伺候好……”洞房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嗯，你真是一个好人。”洞房里传出她的声音。

“孩子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听妈妈的话，也听‘叔叔’的话……”洞房隔壁房间里传出他和孩子的对话声。

“爸爸，那么我们一家三口人以后就变成一家四口人了？”孩子天真地问他。

“是的……”他一边应答着，一边抬眼看向窗外。

此时，窗外一轮中秋圆月高高地挂在空中，淡淡的，亮亮的，洁白无瑕。